

# 四姑娘

新编七场现代川剧

魏明伦

四川人民出版社

236.717  
B=2

责任编辑：刘永康  
封面设计：赵家鸿

**四 姑 娘** (新编七场现代川剧) 魏明伦编剧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2.75 插页1 字数51千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书号：10118·530 定价：0.2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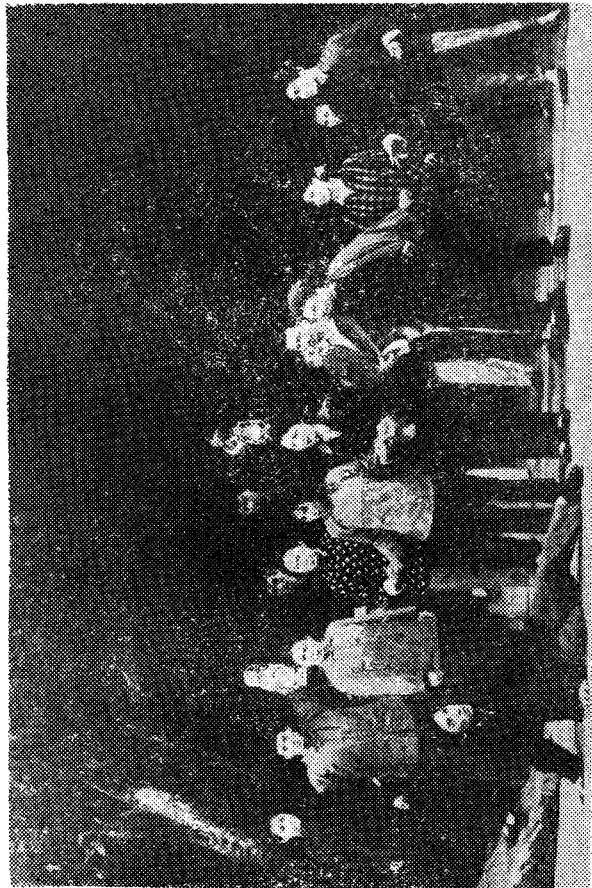
→ 剧照一，四姑娘（段蔚饰）遵照大姑娘（金东水之妻）临终前“照看长生长秀”的嘱托，正满腔热情地给孩子们做棉鞋。



↓ 剧照二，四姑娘满怀深情三次叩门呼唤长生（涓涓饰）、长秀（周旋饰），孩子们苦苦哀求金东水（陈树根饰）开门。金东水心情复杂，未便开门。



← 剧照三，四  
姑娘走投无路，投江  
被救，由三姑娘（前  
排右5，朱裕芳饰）、  
七姑娘（前排右3，  
余从厚饰）扶上前  
来，怒斥郑百如（李  
信元饰）。前排右2  
为许茂老汉（杨先才  
饰）、右6为工作组  
长颜少春（贾素华  
饰）。



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 演出  
曾怀德（执行）导演  
田大徐厚昆 李勇 摄影

## 出 版 说 明

魏明伦同志是我省脱颖而出的川剧作家。他根据周克芹同志著名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的现代川剧《四姑娘》，由自贡市川剧团在我省和北京演出后，受到好评。这个戏在运用川剧传统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此，我们在出版现代川剧《四姑娘》的同时，把魏明伦同志谈编写该剧经验的《我怎样写〈三叩门〉这折戏》的文章附后，供读者欣赏、研究参考。

一九八二年三月

## 人 物 表

四姑娘——本名许秀云，普通农村妇女。

金东水——原葫芦坝大队党支部书记，四姑娘的大姐夫。

郑百如——葫芦坝大队代理党支部书记，四姑娘的丈夫。

颜少春——原县委副书记，县妇联主任，“文化大革命”进“五七”干校，后任连云港公社整顿工作组组长。

许 茂——老农，四姑娘的父亲。

三姑娘——普通农村妇女，外号“三辣子”，四姑娘的三姐。

三姐夫——老老实实的农民。

大姑娘——普通农村妇女，四姑娘的大姐，金东水的妻子。

长 生——金东水之子，儿童。

长 秀——金东水之女，儿童。

齐明江——区革委干部、“批林批孔”工作组组员，后

为整顿工作组组员。

**郑百香**——游手好闲的女人，外号“闲话公司经理”，  
郑百如的姐姐。

**市管员**——连云场市管会人员。

**小 姥**——“五七”干校小头头。

**卖油妇**——葫芦坝社员。

葫芦坝男女群众 连云场赶场农民

〔幕前曲：

风雪迷漫葫芦坝，  
灾难波及农民家。  
乱世犹有真善美，  
冰封田野发春华。

## 楔子 坝上风雪

〔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的时候。

〔川南农村葫芦坝，金东水家门前。

〔雪，悄悄落着，窗内灯影微弱。

〔村头犬吠。郑百如引齐明江上，后随一民兵。齐明江欲进，屋内传出大姑娘的呻吟。

郑百如 （讨好地）齐同志，里面有病人——痨病！

齐明江 （皱眉）叫金东水出来。

民 兵 （呼）金东水，出来！

〔金东水从容不迫而出。

郑百如 大姐夫，工作组齐明江同志找你。

齐明江 你的检查写得怎么样了？

〔金东水平静地交出“检查”。

**齐明江** (翻开浏览) “……计划修建小水电站，没有错！关心群众疾苦，也没有错！……”

**郑百如** 哎，你这不是对抗“批林批孔”工作组吗？

**齐明江** 好哇，金东水，你听着：我代表区革委“批林批孔”工作组，向你宣布……

〔许茂手提一剂草药暗上，见状，闪到一旁谛听。〕

**齐明江** 因为你以生产压革命，克己复礼。工作组决定：撤消你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进学习班交待问题。葫芦坝党支部由郑百如同志代理支部书记。

〔民兵往墙上贴标语：“批林批孔，批臭金东水！”〕

**许 茂** (旁白) 哎呀，大女婿完了，这要牵连亲戚！(惶然避下)

**大姑娘** (内呻吟) 老金……

**金东水** 素云…… (欲进，被民兵挡住)

**郑百如** (假惺惺地) 大姐夫，你安心去学习吧。大姐病重，齐同志安排了，我们会照顾。

〔金东水白了郑百如一眼，不置一词。〕

**郑百如** 哎呀，你怎么总是跟齐同志下不去呢？

**齐明江** (严肃地感喟) 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嘛…… (厉声) 带走！

**民 兵** (吼) 走！

〔金东水回顾屋里，克制内心痛苦，倔强地上路，下。〕

〔郑百如点头哈腰陪齐明江下。〕

**大姑娘** (内惨呼) 老金！

〔大姑娘形容憔悴，挣扎奔出，伸臂呼号，脚一软，跌倒雪地。

〔长生、长秀奔出，伏在母亲身上啼哭。

〔四姑娘手捧一件毛衣，顶风冒雪而来，见状惊呼。

**四姑娘** 大姐！

〔四姑娘疾步上前搀扶，病人昏迷，扶不起来。四姑娘替大姐披上毛衣御寒，连声呼唤大姐。

**大姑娘** （醒转，发现毛衣）毛衣？

**四姑娘** 大姐，你托我帮姐夫织的毛衣，我熬夜赶好，送来了。

**大姑娘** （凄然）你姐夫已被押走了。我、我不行了……这两个苦命的娃娃，托你多多照应啊……

**长 生 秀** （跪下）四娘！

〔四姑娘含泪点头接受重托。

〔大姑娘信任地看了四妹最后一眼，闭目长逝。

**四姑娘** 大姐，大姐！

**长 生 秀** 妈，妈！

〔无词的帮腔骤起。

〔三姑娘、三姐夫急上。

**三姑娘** 四妹！

**四姑娘** 三姐呀，大姐她——（指尸）

**三姑娘** （失声）大姐！

〔无词帮腔声中，许家亲属抚尸痛哭。

大雪纷飞，朔风悲号……

——闭 幕

## 第一场 同床异梦

〔一九七五年一月。

〔二幕外。许茂无精打采上。

〔帮腔： 横祸飞来农民惨，  
大女亡故已周年。

许 茂 （唱） 大女婿下台靠边站，  
四女婿升官掌大权。  
空喊口号吹高产，  
坝上良田变荒田。  
粮食折成重新算，  
社员敢怒不敢言。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只好对着庄稼念，  
盘算柴米和油盐。

〔幕后声：许大爷，你四女婿又要领红旗了，你不去道道喜吗？

许 茂 （自语）呸！靠“粮食折成”去领红旗，刮社员的肚皮去拍马屁！哼，四女婿“红”了，我不巴结他；大女婿“霉”了，莫来牵连我。这两家，我都不沾，各家自立门户……（向观众）你说啥子？叫我出工？哼，“文化大革命”把我教乖了，对不起，搞自留地去了。

〔许茂下。

〔二幕启。郑百如家，带有“暴发”特征的家具和墙上耀眼的锦旗极不协调地凑在一堂。

〔郑百如独自斜靠躺椅，一面吃酒，一面看报纸。

郑百如 （放下报纸，露出脸来，沉吟）噫，“四届人大”才开过，老家伙接二连三在报上露面了……形势似乎有些变化哟！（举杯又停，起身，唱）

深谋远虑测气候，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代理支书可长久？  
美酒难浇隐隐愁。  
金东水，打不倒来批不臭，  
风吹草动要出头。  
出头必当一把手，  
我几年成果付东流。  
有他无我莫软手，

想条钢鞭打对头！

〔郑百香上。〕

**郑百香** 兄弟，贵客上门，齐同志来了！

**郑百如** 他来了？（敏感）一定有要紧事！

**郑百香** 快叫你老婆推豆花，办招待……

**郑百如** 不用，这个人不喜欢吃喝，就喜欢听吹捧！你把酒收进去，叫秀云烧点鲜开水，素茶招待最好。

〔郑百香下。郑百如整理衣衫。〕

〔齐明江满面春风，送红旗上门。〕

**郑百如** 齐同志！

**齐明江** 老郑！（握手）葫芦坝喜报丰收，跨上农纲，我给你送旗上门。——（抖开）

**郑百如** 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农村莺歌燕舞，社员干劲冲天，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

**齐明江** 哈哈，你小子路线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可见我当初眼力不错嘛。

**郑百如** 全靠党的培养，齐同志的帮助。请坐，请坐。

〔唢呐牌子声中，郑百如挂上红旗，陪齐明江同坐。〕

**齐明江** 老郑，今天我来，还要了解一个情况：金东水怎么样了？从学习班回来之后，表现如何呢？

**郑百如** 金东水？

**齐明江** 嗯，区委几个老干部，对金东水还很关心哩！  
（唱）

“四届人大”已召开，  
老干部纷纷上了台。  
落实政策须加快，  
金东水是否也该“放”下来？

**郑百如** 齐同志，如果解放金东水，岂不说明过去把他搞错了吗？

**齐明江** （认真地）同志哇，一切服从形势需要嘛。过去打倒他，是正确的；现在解放他，也是正确的嘛……不过，金东水其它方面是否还有问题？他最近在干什么？

**郑百香** （已暗上，讨好地插嘴）他呀，名义上是个抽水员，背地里在搞黑串连！

**郑百如** （故作叹息）唉，据群众反映，他背地总是把矛头指向你齐同志。说你……说你是“三门”干部，只会扣帽子，绷面子，刮“胡子”，对农村实际一窍不通！

**齐明江** （色愠）啊！（掩饰内心不快，下意识地拿起空杯喝水）……

**郑百如** 怎么搞的？茶还没有泡来？

**郑百香** （向内）秀云，泡茶来。

〔郑百如继续向齐明江汇报。〕

〔四姑娘捧茶上。〕

**四姑娘** （唱）坝上乡亲难糊口，  
堂前拍马报丰收。

默默无言去伺候，  
不平事儿压心头。

〔四姑娘捧茶进堂屋，长秀随后跟来。〕

**长秀** 四娘，我肚子饿了……

**郑百香** （挤眉眨眼）啊哟，四娘的小宝贝要吃“零碎儿”吗？快去给她煮碗冰糖荷包蛋嘛！

〔郑百如拉长脸来。四姑娘连忙应付。〕

**四姑娘** 不，不！（向孩子）长秀，快回厨房去，四娘等会儿就给你热一碗麦粑稀饭，乖。

〔长秀乖乖地应声退下。〕

**齐明江** （奇怪）这个娃娃是……

**郑百香** 就是金东水的幺女！

**齐明江** 啊！

**郑百香** 齐同志不晓得，我这个兄弟媳妇是个糍粑心肠。她大姐死了，两个娃娃莫得人管。她三天两头地把小侄女领回家来照料，硬是贤慧哟！

**郑百如** 糊涂！我天天教育你，金东水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还在继续攻击上级。你经常把这个娃儿带回来，上级怎么看我呢？叫我，叫我咋个工作嘛！

**齐明江** 许秀云，你这就不对了。金东水的问题，我们还在查证。你作为革命干部的家属，不能用亲戚关系代替组织原则。头脑里要有阶级斗争这根弦，要做“好后勤”，“红管家”，要支持老郑的工作嘛！

**郑百香** 秀云，你听听，齐同志的话硬是有水平。你大小是

个支部书记的爱人，不说“夫荣妻贵”，总该讲点  
“夫唱妇随”吧！

**四姑娘** （低声而执着地）“随”不来！长秀是我亲侄女，  
无娘抚养，我怎能不照管？

**郑百香** 啊哟，你这根杠子顶撞哪个？你是顶撞齐同志嘛！

**郑百如** 放肆！（拍案而起）

**齐明江** 算了，算了，农村妇女，少有学习，政治觉悟是低一点，  
我不会计较，你慢慢教育吧。我该走了，关于金东水问题，  
你先整个复查材料，我看看再说吧。

**郑百如** 好。（吩咐四姑娘）我去送客。你没事就学习一下大批判文章，提高政治觉悟，不要光是去照料那个娃儿，听见没有？

**四姑娘** （不语）……

**郑百如** 齐同志，你看嘛，三棒棒打不出一句话来。唉，两口子莫得共同语言，痛苦啊！

**齐明江** 唉！（下）

[郑百如送齐明江下。郑百香随下。

**四姑娘** （唱）冷言冷语刺骨髓，  
含泪吞声头低垂。  
同床夫妻背靠背，  
两颗心儿各自飞。  
他梦见，步步登上高地位，  
我看见，田园荒废农民悲。  
可叹姐夫有何罪？

为民说话反挨批。  
谁是好人谁是鬼?  
秀云心中明是非。  
不愿同流合污水，  
郑家怒发虎狼威。  
哑巴吞苦水，  
寒风袭腊梅，  
耐雪经霜暂忍泪，  
冷眼热肠盼春回。

〔四姑娘收拾茶具下。〕

〔金东水上。〕

**金东水** (唱) 原上草又萌芽九死不悔，  
野火烧过春风吹。  
常言无私就无畏，  
上门弄清大是非。

〔郑百如送客转来，见金东水，意外。〕

**郑百如** 是你!

**金东水** (招呼) 百如。

**郑百如** 今天是啥子仙风，把大姐夫吹来了?

**金东水** (不卑不亢地) 有件公事，不得不来。

**郑百如** (换了一副笑脸) 请坐、请坐。(揣测来意) 大姐夫，去年“批林批孔”，是区革委工作组决定你进学习班，处在我这个地位，两头不好办。早就劝你写个检查，我往上一交就完事，站出来工作嘛! 哈